

意义非凡的祭祀

□本报记者 高玉璞

大家好！我就是传说中嘎仙洞的《石刻祝文》。祝文，是古代祭祀祖先之辞，亦称“祝辞”。说起我的身世，那可真是不一般。我问世于1580多年前。史书记载，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拓跋鲜卑的旧墟石室，“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”，就是我出生的背景。

时针回拨到公元443年，李敞受太武帝拓跋焘之命，率领人马由代京（今山西大同）出发，一路风餐露宿，跋涉4000多里，穿过大兴安岭的群山密林，来到拓跋焘心中的祖屋——嘎仙洞石室，举行祭祀仪式。

这次祭祀在拓跋焘心里的意义非同小可，宣、献二帝先后两次带领拓跋鲜卑南迁，从狩猎经济发展到游牧经济，对部族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拓跋焘对祖先这一里程碑式的壮举深感不忘，撰写了祭祀祝文歌颂，同时也希望后人永远铭记。

李敞受命代替拓跋焘举行祭祀仪式。他身着祭服，庄严之气立即弥漫于石室。他恭敬又虔诚地展开一卷黄帛，以拓跋焘的口吻，高声宣读对祖先歌功颂德的祭告之文，并祈求祖先保佑。声音如沉雷，字字在石室激荡回响。宣读完毕，他肃穆转身，示意石匠“可以开始了”。

随着沉重的凿声响起，石屑飞扬间，祝文如刀锋般嵌入石壁：“以皇祖先可寒配，皇妣先可敦配……”，最后一锤落定，我作为拓跋鲜卑的印记庄严诞生。

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奔腾，朝代更迭如嘎仙洞口飘过的浮云。数不清的面孔从我眼前走过，有的人甚至还好奇地摸着我，辨认着字迹，却没有读懂我。直到1530多年后1980年盛夏的一天，一位50多岁、风尘仆仆的男子站在我面前，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地喃喃：“找到了！就是它！太平真君四年……”

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身边热闹非凡，灯光如昼，人们有测量的、拍照的、拓印的……沉睡千年的名字“拓跋鲜卑”“祖庙石室”不时传入我耳朵，我仿佛又听到了当年李敞的声音。

如今，我依然在大兴安岭的怀抱中，迎接一批又一批慕名跋涉而来的游客，他们的目光一遍遍抚摸着我身上的刻痕，低声诵读着那些文字，满眼是对历史的敬畏与探寻。



精彩讲解扫码阅读



米文平历尽艰辛，四探嘎仙洞，终于在1980年7月30日发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祭祖的《石刻祝文》。

《石刻祝文》被列为新中国考古学重大发现之一，它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嘎仙洞即《魏书》所载的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，揭开了拓跋鲜卑起源地的千古之谜，成为20世纪80年代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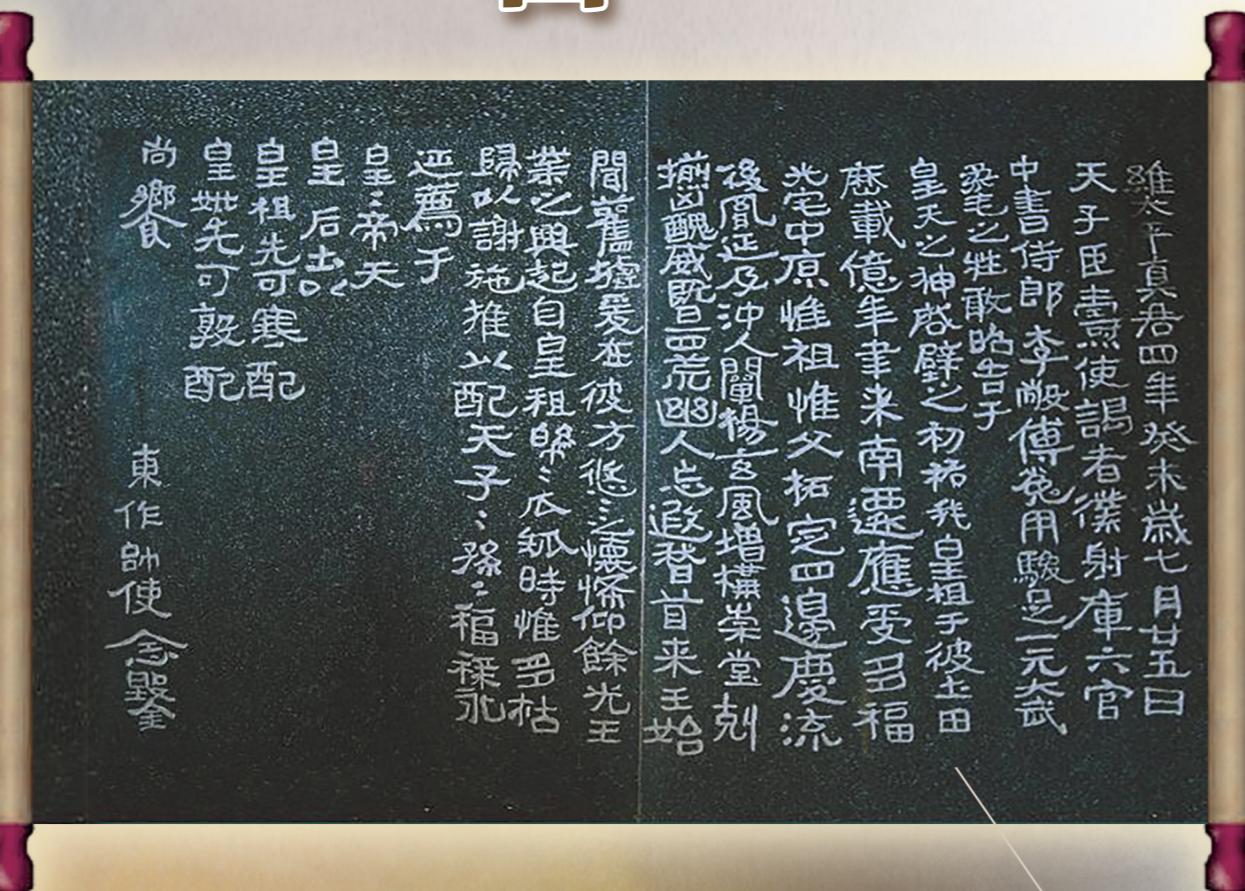
《石刻祝文》解谜团

本报记者 高玉璞 通讯员 司朝元

嘎仙洞位于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之东麓，为天然山洞，在一道高达百米巍然陡立的花岗岩悬崖上，离平地25米。洞口巨大，略呈三角形。洞内宏伟宽阔有如大厅，南北长100多米，东西宽二三十米，总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，可容纳数千人。

《石刻祝文》

全文201字，竖行镌刻，共19行。



《石刻祝文》发现于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

拓跋鲜卑，源自中国古代北方古老的东胡部族，从大兴安岭深处走来，历经艰难险阻，两次南迁，终结了纷扰割据的十六国时代，建立起北魏王朝。

拓跋鲜卑究竟发源于何处？陈列在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一楼2号展厅、来自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的《石刻祝文》拓片为我们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。

《魏书》记载，拓跋鲜卑发源于大鲜卑山，里面还说到一处特征鲜明的石室。这个石室到底在哪里？中外学者虽然对此多有考证，但说法始终不一。直到1980年，答案才由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的米文平解开。

1979年初，米文平到哈尔滨参加黑龙江省考古学会。会上，著名教育家、考古学家游寿与米文平谈起鲜卑发祥地之事，问：“有没有大的石室？”游寿担心自己的福建方言口音被误听，特意将“石室”二字写在米文平的记事本上。米文平认为，从古至今，不可能有构建规模如此巨大的石头房子，“石室”应该是山洞。但是，大兴安岭已知的几处山洞规模都不相符。

一天，办公室有人说想起鄂伦春自治旗出差时参观嘎仙洞的情况，米文平随口问了句：“那里边还有文字？”从此他踏上了到嘎仙洞寻找鲜卑史迹的漫漫长路。他历尽艰辛，四探嘎仙洞，终于在1980年7月30日发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祭祖的《石刻祝文》：“维太平真君四年……”

如今，我依然在大兴安岭的怀抱中，迎接一批又一批慕名跋涉而来的游客，他们的目光一遍遍抚摸着我身上的刻痕，低声诵读着那些文字，满眼是对历史的敬畏与探寻。

如今，我依然在大兴安岭的怀抱中，迎接一批又一批慕名跋涉而来的游客，他们的目光一遍遍抚摸着我身上的刻痕，低声诵读着那些文字，满眼是对历史的敬畏与探寻。



(本版图片由呼伦贝尔博物院提供)

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，天子臣焘，使谒者仆射库六官、中书侍郎李敞、傅缆，用骏足、一元大武、柔毛之牲，敢昭告于皇天之神：启辟之初，佑我皇祖，于彼土田。历载亿年，聿来南迁。应多受福，光宅中原。惟祖惟父，拓定四边。庆流后胤，延及冲人。阐扬玄风，增构崇堂。刻翦凶丑，威暨四荒。幽人忘遐，稽首来归。始闻旧墟，爰在彼方。悠悠之怀，仰余光。王业之兴，起自皇祖。绵绵瓜瓞，时惟多祜。归以谢施，推以配天。子子孙孙，福禄永延。荐于皇皇帝天，皇皇后土。以皇祖先可寒配，皇妣先可敦配。尚飨！东作使师念啬。”

《魏书》中作“具知旧庙，弗毁弗亡”，将“旧墟”改为“旧庙”。司朝元解释：“拓跋焘将石室视为祖先居住地，故称旧墟。100多年后，魏收把石室称为‘旧庙’，还说‘弗毁弗亡’，显然在北齐时已不知道这个‘祖庙’原来是个山洞。二者相比较，更凸显《石刻祝文》的价值。嘎仙洞则与《魏书》所载乌洛侯遣使‘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，石室南北九十步，东西四十步，高七十尺’基本相符。”

《石刻祝文》，被列为新中国考古学重大发现之一，它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嘎仙洞即《魏书》所载的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，揭开了拓跋鲜卑起源地的千古之谜，成为20世纪80年代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。同时，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地理坐标，使得一些原始典籍中记载的大鲜卑山、大泽、乌洛侯、地豆子、难水、室韦等地理位置迎刃而解。1988年，嘎仙洞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祝文。《石刻祝文》内容与《魏书》中的记载除少数字句不同外，其他基本相同。这是因为《石刻祝文》是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由拓跋焘所撰，李敞等前来照圣旨致祭所刊的祝文原件。而《魏书》则是在100多年后由北齐史学家魏收修撰而成，其记载不仅要兼顾历史事实，还得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与要求，属于经过整合的第二手资料。

祝文中的“始闻旧墟，爰在彼方”，《魏书》中作“具知旧庙，弗毁弗亡”，将“旧墟”改为“旧庙”。司朝元解释：“拓跋焘将石室视为祖先居住地，故称旧墟。100多年后，魏收把石室称为‘旧庙’，还说‘弗毁弗亡’，显然在北齐时已不知道这个‘祖庙’原来是个山洞。二者相比较，更凸显《石刻祝文》的价值。嘎仙洞则与《魏书》所载乌洛侯遣使‘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，石室南北九十步，东西四十步，高七十尺’基本相符。”

《石刻祝文》，被列为新中国考古学重大发现之一，它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嘎仙洞即《魏书》所载的拓跋鲜卑先祖旧墟石室，揭开了拓跋鲜卑起源地的千古之谜，成为20世纪80年代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。同时，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地理坐标，使得一些原始典籍中记载的大鲜卑山、大泽、乌洛侯、地豆子、难水、室韦等地理位置迎刃而解。1988年，嘎仙洞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【观点】

文化融合促发展

□赵艳芳 包慧娟

拓跋鲜卑，这个发源于呼伦贝尔的古老部族，在一路迁徙的过程中，吸收借鉴着各种文化，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史诗。

拓跋鲜卑最初活动于今大兴安岭北部和呼伦贝尔草原地区。嘎仙洞《石刻祝文》的发现，为拓跋鲜卑提供了实证。公元前1世纪左右，宣皇帝推寅率领拓跋部从大鲜卑山（今大兴安岭）南迁至大泽（今呼伦湖）。历经200余年的休养生息，拓跋鲜卑与匈奴、高车等族群互融，与中原汉王朝往来不断，逐渐完成了由狩猎经济向游牧经济的转化。以孔雀诺尔鲜卑墓群为例，其以大量牛、马、羊骨殉葬，表明当时畜牧饲养业已达到一定规模。呼伦贝尔草原为拓跋鲜卑发展畜牧业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和空间，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，为他们走出草原奠定了基础。

东汉末年，拓跋鲜卑离开呼伦贝尔，开启了第二次南迁。他们历尽艰辛，穿越大兴安岭南段，折向西南，进入匈奴故地即大青山及河套一带。此后，历经拓跋力微、拓跋猗卢、拓跋什翼犍直至拓跋珪，拓跋鲜卑最终在盛乐建立了北魏政权，实现了初步发展。

公元398年，拓跋珪迁都平城（今山西省大同市），统治者仿效中原传统制度，体现出其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自觉与认同。公元494年，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，开启了历7帝、享国40年的洛阳时代。在此期间，拓跋鲜卑进一步推行汉化改革，学习中原文化、儒家思想，使北魏面貌焕然一新，国力日臻强盛。

拓跋鲜卑的南迁融合之路，生动而深刻地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壮丽史诗。拓跋鲜卑在呼伦贝尔的山水间孕育、成长，以这片广袤而充满生机的土地为起点，毅然踏上南迁之路。他们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兼纳远近，不断革新进取，在融合其他多元族群的过程中发展壮大，谱写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篇章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与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。

（作者系呼伦贝尔博物院研究馆员）

【史话】

不畏艰险勇探索

古老的嘎仙洞，隐藏在山峦的葱郁密林中，幽深的洞穴，斑驳的石壁，诉说着鲜卑部族悠久的历史。

为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，宣皇帝拓跋推寅率众南迁至大泽，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。后来，又南迁至漠南阴山脚下。拓跋鲜卑的2次南迁，为我们留下了颇具奇幻色彩的传说故事。

传说献帝拓跋邻在位时，有神人对他说：“此土荒遐，未足以建都邑，宜徙居。”但此时拓跋邻已年迈体衰，无力引领族人踏上征途，便将这份重任与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年轻有为的皇子拓跋珪，并将皇位传给他，命令他施行继续南迁的壮举。

拓跋珪不负众望，率队踏上了充满未知与挑战的迁徙之路。他们穿过茫茫沼泽，翻越崇山峻岭，一路艰辛无法用语言描述，部落里的人越走越少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。就在进退两难一筹莫展时，天空中出现了一头“其形似马”的神兽，发出像牛一样洪亮的声音，为迁徙的队伍引路。跟随神兽的指引，经过九难八阻，终于来到了匈奴的故地，这就是传说中拓跋鲜卑充满奇幻色彩的第二次迁徙大业。

通过这个传说故事，我们看到拓跋鲜卑面对自然挑战时的无畏与智慧，他们不惧艰难险阻，以不屈不挠的精神，跨越茫茫沼泽，翻越崇山峻岭，只为寻找一片沃土。神话传说虽非史实，却以浪漫而富有哲理的方式，诉说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、勇于探索的精神，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深切渴望与不懈追求，激励我们不断前行，在历史的长河中书写辉煌篇章。

（张雅怡 包慧娟 供稿）